



光辉的一生

—记雷锋式的英雄李定国

編號：(湘)2560

光輝的一生

——記雷鋒式的英雄李定國

著者：黃治正 徐日暉

出版者：湖南人民出版社

(湖南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號)

长沙市新村路

印刷者：湖南省新华印刷厂

长沙市兴汉門口

發行者：湖南省新华书店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1963年10月第一版

印張：4 3/16 插頁：2 1964年1月第二次印刷

字數：63,000 印數：50,001-100,000

統一書號：10109·787

定价：(5) 三角二分



李定国同志遺像

序

序

“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这是毛主席在纪念白求恩那篇文章中所写的一段话。李定国同志在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时候，读到这一段话，受到了深深的感动和启发。定国同志的一生，証明了他同白求恩同志、雷锋同志他们一样，是一个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人。

我们每个共产党员、每个革命干部，都应该学习他们那种大公无私的高贵品质，成为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人。

做到毫无自私自利之心，是不是很难呢？我们

说：不难，又不易。

为什么说不难，因为要做到这一点，既不需要什么独特的天才，也不需要什么神秘的妙诀。只要他是一个老实人，听党的话，老老实实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论你的能力大小、学问深浅、职位高低、资格老嫩，都是可以做到的。

为什么说又不易，因为这里包含着尖锐的、复杂的、深刻的阶级斗争的内容。在阶级社会里，人们的思想，总是要反映一定阶级的利益的。一切善恶是非的标准，都不是也不可能超阶级的。整个社会主义社会，是充满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过程，这种社会的客观存在，必然反映到人们的意识形态上面来。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和革命干部，都不能一分一秒离开同社会的联系，我们每一个人的思想，也都不能一分一秒离开同社会的阶级斗争的联系。请大家想一想，我们的脑子里，是不是时常在打仗？主要是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在打仗，有时候也同封建思想和其他反动思想或错误思想在打仗。自私自利之心，是资产阶级及其他剥削阶级的思想向我们脑子里进攻或反攻，并且或多或少占领了一定阵地的表现。在这些敌对思想的阵地

上插着大大小小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旗帜。如果我们不能随时警惕和及时发现敌对思想的进攻或反攻，并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我们就不可能保证自己毫无自私自利之心。

也许有人说：消灭敌人谁不愿意，谁不赞成？我们广大的干部，不是在革命战争中、土改斗争中、合作化和公社化的运动中，已经证明了他们能够坚定地团结群众打击敌人吗？这，的确不错。但是，思想斗争比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都更加复杂，当然，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也是非常复杂的，它们同思想斗争是互相联系的。我们共产党人和革命干部，不但要善于在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中取得胜利，而且要善于在思想斗争中取得胜利。问题的复杂性是在于脑子里面的战场是无形的，思想战线上的敌人也是无形的，而且是善于伪装的。如果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的指南针和照妖镜，我们就不可能识别敌人，更谈不上消灭敌人。

能不能做到毫无自私自利之心呢？只要是真正的共产党人，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就应该做到也一定能够做到。李定国同志确信：“……白求恩同志能够做到，我也一定能够做到。”同志们！我们应当确信：

李定国同志能够做到，我们也一定能做到。事实上在我们的革命队伍中，已经涌现了和继续涌现着许许多多雷锋式的英雄人物，他们的一小部分已经象李定国同志一样，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而贡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的绝大多数还正在生龙活虎地英勇斗争着和辛勤劳动着。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是高尚的人而不是自私自利的卑鄙人，是纯粹的人而不是自私自利的骯髒人，是有道德的人而不是自私自利的庸俗人，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而不是自私自利的充满了低级趣味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是大有利于人民的人。

究竟怎么样才能战胜剥削阶级思想的侵袭，做到毫无自私自利之心？从李定国同志光辉的一生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最基本的条件，即坚定的阶级立场和高度的阶级觉悟。那末，为什么定国同志能有这样坚定的阶级立场和高度的阶级觉悟呢？我们的回答是：从阶级斗争实践中锻炼出来，从马列主义理论中学习得来的。请读者看看李定国同志光辉的一生，就知道他是怎样从阶级敌人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中受到锻炼，怎样从反抗和打倒阶级敌人的斗争中受到锻炼，又怎样从消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贫困和落后

的斗争中受到锻炼。请读者看看李定国同志光辉的一生，就知道他怎样如饥似渴地勤奋学习。他和雷锋同志一样，特别重视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他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指路明灯”，“机器不开不转，脑子不学不灵”。他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也完全符合毛主席所指示的实事求是的方法，“带着问题去学，学了解决问题”，“学，就是为了用”，“学习毛主席著作，坚定共产主义的人生观”。这里所说的共产主义人生观，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由此可见，革命实践的锻炼和革命理论的学习是密切联系的两个方面，一个伟大的革命战士的成长，是和这两个方面分不开的。

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三日

目 次

序.....	張平化
苦水里泡大的.....	(1)
鋸短梭鏢當民兵.....	(9)
毛主席呀！你真曉得旁人的心.....	(16)
永遠忘不了的日子.....	(22)
工地上的一面紅旗.....	(31)
最伟大的动力.....	(37)
緊握印把子.....	(46)
階級兄弟心連心.....	(53)
刀槍不能入庫.....	(61)
道路不容動搖.....	(67)
永不变色.....	(73)
勤儉是革命的传家宝.....	(80)
伟大的胸怀.....	(86)
青春永在.....	(92)

苦水里泡大的

戚家山，穷地方，
农民过去苦难当；
李定国，穷孩子，
定国落在穷窝里，
叶起苦水痛心肠！

戚家山——湖南省宁乡县沩水河畔的一个山乡。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二日，李定国出生在这个“穷地方”的一个贫农家里。

定国的父亲有五兄弟。定国出生以前，全家大小二十四口，是一个大家庭。他们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到一九二八年，才人上托人，保上托保，租佃了一个姓张的地主四十多亩田。繁重的租税，两百块光洋的佃押金，借债的利息……就象一道一道的铁箍，紧紧地箍在他们的身上。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他们只得留下强劳动力在家耕种，其余的人就拖儿带女，到湘阴、长沙一带乞讨度日，白天日晒雨淋，晚上露宿在人家屋簷底下，受尽了地主富农们的辱骂和欺凌。

定国一生下来，就泡在苦水里。饥饿使母亲缺奶，就让他

喝一点米湯充飢；生活使母亲奔忙，就讓他一个人在床上啼哭；夏天，低矮的茅屋，暑气蒸人，蚊虫叮咬，使他滿身疮痍；冬天，一点破絮包扎着他的身子，使他冻得发抖……。他一到人間，便遭受着苦难。

暗无天日的反动統治时期，重重灾祸总是压在穷人們的身上，叫人喘不过气来。一九三八年，国民党抽壮丁，到处敲詐勒索。“富人有錢买壮丁，穷人只有拿命拼”，这一年，定国的一个伯伯被抓走了；第二年农历正月，正是富人們准备欢度元宵佳节的前两天，定国的父亲又被抓走了。四岁的定国，还不知道为什么那几个穿黃衣服、拿着长枪的人，要把父亲带走。媽媽眼泪双流，他也睜着两只大眼望着，不禁哭叫起来：“我要耶耶！”(注)

父亲过了将近两个月忍飢挨冻的生活，在三月初的一个晚上逃了回来。定国的公公，因为长期的过度劳累，加上眼看着自己的儿子一个一个地从他的身边被抓走，忧伤成病，就在定国的父亲回家后沒有多久的一天，这个終生勤勞不得一飽的老人吐血死了！父亲含着眼泪送老人上山埋葬，却不料被伪保干事湯宇高看見了。湯宇高眯着双眼，奸笑一声：“哦，这东西还在这里！”不久，抓“逃兵”的就来了。定国的父亲被迫躲开，他們就横蛮地把定国的一个伯伯和一个叔叔抓走了。在这以后，家里就靠着父亲和一个殘废的伯父勉強地支撑着。

一九四一年，当壮丁的伯伯和叔叔拖着骨瘦如柴的身子，

(注)当地农民叫父亲为“耶耶”。在这里，“耶”讀作“牙”。

有气无力地逃回来了。又是那个湯宇高，大肆造謠，說他們“拐帶了枪彈”。“拐帶枪彈”，罪名不小哇！这明明是嫁祸于人，存心“敲竹槓”，但是，那时穷人有冤无处訴，有理无处申。这一家老实农民只好忍气吞声，按照伪保甲长的討价，把女人們多年来紡紗績麻所得的白布，忍痛卖掉，东挪西扯，好不容易湊成光洋九十块，紙币六十元，还办了一桌海參席送去，才算了結。

定國的父母經常和人講起這些事，說：“这班鬼东西，害得我們一家人不曉得流了好多眼泪！”为了便于各自謀取生路，为了避免抽丁的灾难，他們兄弟只得分家了。家里一貧如洗，还有什么可分呢？他們分得的只是几百块光洋的債務！

定國八岁的时候开始讀書。讀書，多么使他高兴哪！他每天黑早起来，替家里做些零碎事，就急急忙忙地跑到学校去了。九岁那年，正遇上日本鬼子到处燒杀，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潰軍到处騷扰。兵慌馬亂，十室九空，逃躲都来不及，更莫說讀書了。他家里的簾衣、雨伞、傢具、一些象样点的衣服、准备在交租和春节时給地主送去的鷄鴨，还有一头打算卖了还賬的肉猪……，都接二連三地被日本軍和“中央軍”搗毀和搶走了。十岁时，定國又勉强地讀了半年书。就在这几年里，定國的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都一个个地被飢寒摧折，相繼病死了！母亲心如刀割，整日泪水不干。定國失去了他最亲爱的兄弟姐妹，覺得日子更加难过了！家里的生活实在难得維持下去，一天，父亲对定國說：“乾

伢子(注)，你不能讀書了，家里缺人手，要帮家里做事。”定国点点头，低声說了一声：“好！”

从此，这个十岁的小孩，就开始作为家庭中的一个劳力，跟着父亲，尽着气力，挑起了沉重的生活担子。

定国的父亲起早摸黑，辛勤地耕种着十二亩佃来的田地。在一般年成里，他可以收得四十多担谷，可是，二十四担租谷，是一颗也不能少的，要如期送到地主的仓里；佃押金还没有交足，每年要出百分之六的谷息；为了抽壮丁的事情，借了許多款子，也得付息……；一年来的收获，饱含着这个善良农民的血汗，就这样白白地流进了地主富农們的家里，剩下的就微乎其微了！一家五口要吃要穿，生活逼得他不得不拼着自己的体力，每年秋收以后，就到香子岭一个資本家办的清溪煤矿去挖煤，直到第二年快要插秧的时候才回来。

家庭的貧困，父母的艰苦，深深地激动着幼小的定国，使他一刻也不能平静，他总是想怎样帮家里多做一些事情。他从来不讓自己閑着，除了看牛、砍柴、种菜……这些力所能及的劳动以外，即使是他的体力难以胜任的笨重工夫，他也要試着去干。有一年冬天，他随父亲到了清溪煤矿，在煤窿里干抽水的工作。抽水的工具非常簡陋，它是由許多竹筒連起来的。拿着柄一上一下地将水抽出，十分費气力。当地农民叫它“孔明車”。定国每天穿着单衣，使劲地抽着，汗珠不断地往下

(注)定国的乳名。

滴！有时候，他实在疲乏了，但一想到能为家里挣到一些钱，吃餐饱饭时，他又忘记了疲劳，忘记了双手的酸痛。

有一天，他抽着抽着，抬头又看见父亲光着身子，从煤窑里挑着一担煤爬了出来，一根短短的、弯曲得象个半月形的扁担，正好象一条牛轭，重重地卡在父亲的肩上，汗珠夹着煤炭，象一条一条黑色的小蛇，在父亲的脸上身上爬着爬着。定国看着父亲，心里实在难过：“这真是做牛马呀！”他正想着，猛然听到“啪！”的一声，紧跟着背上就是一阵剧痛。他回过头来，看见那个满脸横肉的行二班（注），手里拿着一根三尺来长的厚篾片站在他的背后。这个可恶的家伙，整天监视着工人，谁想歇一口气，谁就要遭到他的毒打。定国气极了，向前一步冲着他：“为什么打人！”行二班鼓起双眼：“嗯，打错了吗？小杂种，还不快点跟老子干！”定国站着一动也不动，两只眼睛迸出两道利剑似的光芒，射向这个封建把头的身上。

看着定国瘦小的身躯和背上的鞭痕，父亲爱抚地对儿子说：“回去吧，没有饭吃可以忍得，受这口冤枉气是忍不得的！”

定国回到家里，跟着父亲插田、踩禾、割稻子，带着弟妹们捡禾穗，还跟着父亲学犁田。有时跌倒在田里，弄得满身泥巴，人家笑他：“还没有牛高，就来用牛！”他一声不响，爬起来又干。

家里的生活实在太困难了。为了挣到一口饭吃，只要有劳动的机会，定国就决不放过，连那运坑木的重工夫，他也要抢

（注）即二把头。

着去干。你看，他推着一輛独輪車，上面放着一百多斤的坑木，运往离家二十里的清溪煤矿去了。他用尽平生的力气，在高低不平的路上，死勁地推着。車子不时往两边偏斜，他咬紧牙根，尽力使它平衡地前进。实在太費勁了，他推不了好远，就不得不坐下来歇气。这时許多运坑木的車子，从后面赶过了他，跑到前面老远的地方去了。他一見，心里很急，連歇气的工夫也不想耽擱了，就一口气推到了矿上。当他放下車子来的时候，才知道两条腿有些不听使唤了。运坑木的队伍排得长长的，他排在后面，等着驗收員一輛一輛地过磅……。早饭沒有吃饱，这时候肚子实在餓了，他忍住了，直到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才拖着軟綿綿的身子回到家里，把一升半米的力資交給了母亲。

每年的春节，定国就到富人們的家里贊土地，討得一点糙米回家。正月初十到十五，他就加入到耍灯的队伍里，在外面混口饭吃。但是，一到十五那天，他就暗自着急了：“灯节一过，明天又不曉得飯在哪里！”

每个月初八、十八、二十八的三天，他是記得很清楚的。到了这三天，他就跟着两个堂兄弟和他家附近的一两个貧苦农民一起，到肖十三鉛子、洪家大屋和罗自安堂几个地主的家里去接“三八期”米。这些地主搜括了农民的劳动果实，却又裝着一副“慈善”的面孔，从这里面拿出微不足道的一点点，作为“施捨”，以欺騙人民；他們为了避免天天要来应付穷人們討米的麻煩，規定这三天是他們“行善”的日子，使你跑得这里，顧不上那里，而一錯过日期，地主的大門緊閉，就沒有粒米“打发”。

这三天是定国又期待又害怕的日子。因为討得一調羹米，又可以熬得一碗粥；可是罗自安堂那五、六条恶狗，多么使他害怕呀！每次他总是提心吊胆，牵着大人的衣角，躲在他們的身后；有时候冷不防几条恶狗向他們扑来，吓得他几乎哭出声来了。然而，当他看見站在那台阶上的罗家滿少爷、二少爷、滿小姐……笑着跳着，还唆使着这群恶狗来咬他們时，他又气又恨，捏紧着拳头，真想扑上去揍他們一頓。

討米，这是件受人凌辱的事，定国那里愿意呀！有一次他在討米，地主的狗腿子罵他：“懶鬼，不在家里好好做事，偏要到外头來討米！”他听着，鼓起腮巴，气愤愤地想：“我們一天做到晚，还是沒有吃，沒有穿；你們才真正象猪一样，吃了睡，睡了吃，不做一点事哩！”

“我們一天做到晚，还是沒有吃，沒有穿！”这是千百万貧苦农民沉痛的呼声，是千百万貧苦农民对旧社会憤怒的控訴！

.....

黑夜終究会过去，黎明終究要到来。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給予了国民党反动派以毁灭性的打击，人民到处都燃起了斗争的火焰。

一九四九年四月的一天，定国怀着好奇心，跟在一群大人的后面，到离家三里多路的川門湾去看“热闹”。一路上，只听见大家議論紛紛。有的說：“我就不信有这样的好事！”有的說：“那定是共产党来了。”.....定国都听在心里。

到了川門湾，他看見那个国民党的軍餉粮仓，仓門被打开了；仓的旁边和仓門的里外，都站着許多穿便服的人，他們臂

上套着紅袖章，腰上挂着盒子炮；仓库的前面围着一群群的农民，他们穿着破旧的衣服，就和自己一样，有的挑着簍筐或提桶，有的手里拿着布袋或竹篮。在嘈杂的人声中，忽然听到一个宏亮的声音：“我們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游击队，不久，解放军就要到我們这里来了！……今天是人民的天下了，穷人翻身了！……現在，先分一点谷子給那些缺粮的貧苦农民，……”定国的心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怦怦地跳动过。他亲眼看见挤在旁边的一位阿婆（注）激动得在暗暗地揩着眼泪。

他飞跑着回到家里，还没有进门，就放开嗓子直喊：“媽，解放了！我們解放了！”她，舊被關在深閨裏的少婦，第一次知道那可怕的戰爭，被日本勢力所迫，她第一次聽到了這消息，她不能不驚喜，不能不歡呼。她急急地奔向門口，她急急地奔向門口，她急急地奔向門口，她急急地奔向門口。

(注)当地农民叫老年妇女为“阿婆”，老年男子为“阿公”，是尊敬的称呼。